雨

不能设想没有雨的世界，无论是细雨绵绵、大雨滂沱、暴雨如泻……

我不清楚我的挚友一个个怎样度过“是生或是死”的大关。而我自己，则不得不承认世俗的亲情——哪怕我已完全不知晓亲人是否尚在人间，等着他是我活下来的砝码之一部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故我依然

1925 年我出生在一个温馨而自在的家庭。父亲是总工程师。我有两个姐姐两个哥哥两个弟弟。我母亲是姐姐们的继母——这关系可是在我 9 岁丧父之后，两个姐姐帮着撑持家庭并且把我这个丑丫头打扮得花蝴蝶似的,我从亲戚、邻居夸我姐姐的话里才知道的。我总觉得我们家无所谓‘家教”。我爸爸活着的时候老没大没小地撺掇着我们上树、爬墙,还拿他当大马骑,并常年在戏园子里订包厢带全家看戏，孩子们在学校里开同乐会演戏、演讲、跳绳……爸爸都是最佳观众‘追孩族”。父母从没说过一句让我们好好读书的话,却一个书库、一个书库地给我们买书:《万有文库》、《中学生文库》、《小朋友文库》……连描金漆绿题字的玻璃橱门的书架子一起买回来(真格的,现在讲究高消费了,倒连买个书架也费劲了)。姐妹兄弟办起了‘我们的图书馆”,还刻了章。我最喜欢整理书架,把书摊一地,慢悠悠半懂不懂地一本本看过去。爸爸留给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我们家从北京带到青岛去的王厨子患败血症暴卒于医院,爸爸说他是为我们家死的,出大殡时爸爸披麻

打幡，我们全家白衣送丧厚葬于当地德国公墓。

谁善待过我们家，我们都不会忘记，虽说俗礼答谢修书叩安这一套总记不得。

“七岁看大”这句话对我不是没道理的。我仿佛从未逾越过“家庭熏陶”这个圈儿。大哥宗江把痴迷于戏剧艺术的圈给我套上，妹子我也受不下。其实，1940 年我 15 岁踏上话剧舞台，只因我父早亡，家道中落，孤儿寡母日子过得凄清，我小小年纪整日做着养家孝母供兄弟上学的梦。我梦着去当护士，母亲说当护士太苦了；我梦着去当文书，因为家里有英文打字机，我会打，可人家嫌我小；梦见卖花，因为‘小小姑娘清早起来，提着花篮上市场’的歌儿好听；梦见吆喝着卖菜、摇拨浪鼓卖针头线脑……反正自始至终没做过当巨星、当文豪的梦。

也许我此生没得到发展的天赋是当个好主妇。十来岁时，入冬课余要做五双棉鞋帮，织五副手套、袜子，把五件毛衣拆洗更新加大。我干什么活儿都挺认真，和我猛然间被推上话剧舞台以及又演电影一样——分内的事我必得做好；分外的、搭不上手的我也尽力试着去做。无论是多幕剧落幕之前我上场演一个不说话的新娘子，还是第一幕幕启时演个走场子的边民女，我都早早化好妆候场并守到谢幕。1959 年我奉命专业创作，不坐班。自忖不坐班等于全天上班，自此除了三伏天我从来就不穿拖鞋了。也许是我又把演好角色写出文章当紧针密线缝鞋帮子。是的，我此生原本只想做一个好女儿、好姐妹、好妻子、好母亲，而此一角色却在个人际遇、民族兴亡中衍化出种种情节。文法须知：情节者性格之历史也。删略情节种种，堪慰故我依然。

其实，我一生中迂回曲折最‘出戏’的情节，是‘难为赵丹妻’。

1946年我开始拍电影，1947年我碰到赵丹，1948年我们结婚。主要因为他是个落拓不羁、饱经摧残、乏人照料的有正义感的单身中年艺术家。他的锐敏和正义感注定了他一辈子不得安宁。七十年代后期他曾为邓拓写过挽联：

悼念亡友一腔直言竟以身殉。
瞻望未来万种艰难犹有牺牲。

岂料终成了谶语。我既然钟情于他的永远天真的正义感和勇气，也就无悔于跟着他大起大落久经折腾了。“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三十载身为赵丹之妻，敲打得我也就不仅仅是‘陪斗’的了。

前两年我重病住院（至今‘保外观察’），为此我哥哥弟弟，曾围坐叹息掉泪说：“如今我们不愁儿、不愁女，更不愁自己，就愁小妹（姐）了。”谁都说我命苦，认得的不认得的人常劝我：“想开点。”大哥叮嘱我常记一句祷词：“Take it easy”（随它去）。我真算想得开的了。记得小学六年级时老师命题写有关过年的作文。同学们写欢欢乐乐，我写父亲遗像前的一对白烛。彼时从来自拟是“天下惆怅女”，把个‘葬花词’‘祭妹文’默写得跟金刚经似的。往后年复一年，净轮到我碰上些小说里、戏剧里、电影里都没的悲剧情节，我便愈来愈无绪去愁了。劳劳尘世，如今倒数秒不知从哪个寿数往回磨蹭，于是给自己定下个天晓得守不守得住的守则：

只做别人无法代替你做的事
少做或不做人人都能做的事

诚然，一个人干什么都受生存环境和时代潮流的影响。而不干什么,则是理性的选择。归隐书林,还我本原;勤习针黹”,是此时此际我的梦。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做开心扉的栖息地

人若活个没完没了，意想不到的麻烦就会惹上身来——譬如为这册《女作家散文选》中英文对照本写序，居然轮到我。惟愿我的满头白发，能让比我年长的、年轻的女作家们宽容我笨拙的叨咕。

这十几位女作家我几乎都认识。她们的长篇小说、诗集、论著、演讲……蜚声海内外，被译作多国文字，被拍成影视，收入教科书……影响之大令我退避三舍，起码用沙子搭个心的堤防不自找烦恼跟她们比，免得羞惭不知所措。此番被迫一口气读完这一篇篇短短的散文，恰又似乍见初惊恨晚，竟身不由主陪同她们从少女、少妇迎世纪风云急步追行。我正挎着小篮和姑娘们在收割过的田野拾麦穗，或盘腿坐在炕头上嬉笑着编结狗尾巴草戒指，憧憬着初恋；忽而跌进人间地狱，受尽荒诞的摧残践踏，我们的发辫纠结着在浊浪里滚翻，真恨不得号啕大哭，把多少年忍住的泪全都倾倒出来。哦，别。我听到了坦坦然的低语："让风吹走悲伤，让梦留着"。我怎能不默默陪她们一起纪念昔日的悲壮，企盼不是去年开

过的那朵花。是她们,是她们呀,把人生的酸甜苦辣、死去活来、活来死去搅拌，调皮地变幻出千姿百韵万种颜色。凭心灵肉搏厮杀、断矛折戟，且柔情传吟树叶的歌唱，植被的细语。诘问云朵，拥抱雷霆,对妖魔藐视,对死神开玩笑,却依然分心抚慰一缕轻烟、一抹尘埃和愤怒的石头……凡尘的计龄拴不住她们青春的血液和心灵,只无日无夜在这儿、那儿,从这个人、那个人,每个角落、每片土地，去探测追踪情感轻微的震颤和剥离，痴痴要把天和地、哲人和傻子都闹不清的事去问个究竟。

也许，只因散文往往是不遮窗帘敞开心扉之栖息地。不同年龄段女作家们不经意的汩汩真情浸濡张张书页，竟翻腾起磅礴动荡的二十世纪风云，精灵般地映出了中国在这不得了了不得的时代动心的涟漪。

近年中国文坛哗啦啦涌现一茬又一茬女作家们和数不清的优秀作品，惹得中外评论家颇费脑筋分析来分析去，这我不参与。我只知道,本书中的 十几位女作家，她们都是独一的。在以前、在以后的中国文学史中,再也找不到她们(每个人)的替身。此刻,我甚而找不到能配她们身影的画框。不信，你就琢磨琢磨，或许你竟然因之可预见当二十一世纪来临，中国人（当然不仅是女性）钟情什么？护卫什么？抗拒什么？并要把什么狠狠抛弃。

美的圣殿

美，在渴望美的人的心里，较之在看到美的人的眼里，放出更加灿烂的光芒

——纪伯伦

电话里 L 约我写篇关于图书馆的短文，说只要千把字就行。她怎料到只图书馆这三个字，恰似深潜的青春生命洋流动我心波若海潮。

我是家族里从太祖、同辈到后代中正规学历最低一员。初中毕业后我就辍学从艺以补助兄弟继续求学；也许这是我惟一自慰地承认父母没白生我；并由此落下了终身解不开说不清并也委实没什么具体目的的渴学情结。

我刚刚悄悄地过了第 71 个生日。我从未有过“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的感觉，我打从小学作文就不肯用这等词语了。自我懂事以来的甲子轮转中，国家、民族、家庭、个人之经历总是步履维艰、

考验重重；又总是面临新的选择直到如今。莽莽众生之任何小我，只要不是白痴，对生命之舟的舵轮，即使在一段平滑如镜的航程，你也不能撒把；而面临骇浪惊涛重关险隘——决定命运的当口,个人有个人的内心搏斗，其激烈度不以人的身份而增减。在我同时代挚友的阅历中，我想不出有谁没经历过“叫天天不应，叩地地无门”的境遇。当任何可以依靠的力量都疏离遁去，而比现实更清晰响亮的记忆拥抱了我，一座又一座图书馆——美的圣殿向我涌来。给我温暖、抚慰、勇气。

我不清楚我的挚友一个个怎样度过“是生或是死”的大关。而我自己，则不得不承认世俗的亲情——哪怕我已完全不知晓亲人是否尚在人间，等着他是我活下来的砝码之一部分，再就是书，抄不走夺不走灭不了的心底的书。在失去全部家存书籍，图书馆成为危险禁地的年代，我的心灵竟常常悠然在经常进入或不曾涉足的图书馆里徜徉。于是有史以来的圣贤先哲和亲切的未曾谋面的著书人，一一来到我的面前。从我国公元前 4000 年左右仰韶文化时期半坡象形文字,公元前 3500 年左右的古埃及的纸莎草书,到近代史中虽死犹生的我所敬仰的中外人物，都来针对我的困惑、绝望和我对话谈心耳语，告诉我：历史总是向前发展，美是不会从地球上消逝的。

今天我能行文参加赞美图书馆的合唱，是海内外大大小小图书馆对我备加关切之寸草回报。而当我的头脑渐次僵化、海绵化到说什么、或用任何先进设备作文都是无聊的絮叨；那么，亲爱的图书馆又是使我别出丑,恬然默默‘坐禅’的美的圣殿。只要我尚有目力、听力乃或心力,这美的圣殿对我就不是幻影。

灵感来时

古人曰“医不三世不服其药。”盖医非小道 照我瞧,烹饪也玄乎其玄。文人擅烹佳肴美味的古往今来还真有，必定阅历不凡亦有神助之也。我做梦也没敢梦自己能露这一手。

其实,从小“过家家”玩时,我就挺喜欢扮妈妈,用玩具锅铲炒豆荚、蚌壳、狗尾巴草、石子儿做饭布菜给孩子们。十二三岁就有男家来提亲，相我大起来必有持家主厨的贤德。命运没给我这机遇。15 岁上卖艺江湖,而后搠笔行街,盖百家被、吃千家饭,即便居停,只要身边有人会烧菜,我就不知道炒勺该怎么拿了。

我连解释不会烧菜的话也不在行。有一回我说“荷包蛋我也不会煎。”马上有人顶我“煎荷包蛋的学问当然大啦!”我立刻想起在欧美吃正规早餐上荷包蛋之前,侍者必然要问‘翻不翻个儿’等一连串微妙讲究。又一次我说“我连阳春面也下不好。”又让人顶回去：“敢情。阳春面光汤寡料，是淮扬帮考厨师手艺的第一招。端上来要汤鲜色美味香,面要爽而不生、熟而不烂……”如此这般，真让我诚惶诚恐,偶尔临灶如立香案前恨不得三拜祝祷。

1992 年元旦佳节，我在美国加州探儿女时，结识一对教授夫妇，他们恳切预邀我去波士顿的家里小住。他们正要搬家，孙教授说正打点书籍、家当，要租一辆搬家车。我想从太平洋岸横穿美国往大西洋岸挺带劲，忙接碴：“能让我跟着你们搬家的车一起去吗？”他们愣住了，夫人费教授说：“那太辛苦了，我和凯文（4 岁的小儿子）也是飞去。搬停当了我们打电话给你。2 月底吧。”我自嘲：“瞧我这改不了的秉性。本来搬家就够烦的了，家务事我又一个小手指头的忙也帮不上，情绪倒又像跟摄制组出外景接错了电，你们别在意。搬完了再说。说实话，我连烧开水也没把握。如果我感觉自己给你们太添乱，波士顿我也还有亲戚。”

2 月底我应邀前往，买好去波士顿的往返机票后回电话给孙教授，孙家电话不知出了什么故障，我只好让住在波士顿的我大嫂的四妹阮若瑛来机场接我。四妹是阮家姐妹中的烹饪高手，让我没想到的是一向远庖厨的四妹夫洗起碗来竟也细致不紊；我只好一切享现成，颇不安。周末同去超市，我推着小车买了棵大白菜，还有白萝卜、胡萝卜、黄瓜、生姜及少许红的、绿的甜椒……我还在转悠，碰见四妹推着车过来，我问她：“看见莴笋、豇豆没有？”她答：“没有。你想做什么呀？”我答：“做泡菜。”四妹忙说：“哪儿来泡菜罐子啊？”我得意地：“有办法。看见你们家有几个密封透明的食品盒。”“行吗？”“行。”

回到阮家我就在食品橱里找齐干红椒、花椒、白酒。前几天我看四妹用过，说是搬来时就有的。四妹想看我怎么做，我却悠闲地织起毛线来，说：“等明天你们上课去我再动手。不然我会剁了手指头。”

第二天早上主人一出门我就折腾开了，到中午前四妹回家时，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我已经装好两食盒泡菜：白是白黄是黄红是红绿是绿煞是好看。我将一方盒放进冰箱，一圆盒放在靠近暖气、阳光又照得着的橱上，恰像一具美丽的工艺品。四妹说："看倒是挺好看的，是用白醋焖拌凉菜吧 尝尝。"说着要掀盖，我忙揿牢"；这可和白醋没半点儿关系，你等着吧。"晚上临睡前我把食盒倒过来，早起又倒回来，像玩沙漏。

三天过去。我宣布："看颜色泡菜可以吃了。"打开密封盖一阵麻辣清香醉人，我用筷子夹出一块连帮带叶的白菜，换用左手塞嘴里尝尝："略生点儿，吃个新鲜。先多夹些萝卜、黄瓜，生熟咸淡都好吃。"四妹说："从下边捞来吃吧。"我说："不用，上边比下边浸压的时间长。"四妹睁圆大眼莫名其妙。我说："看看冰箱里那一盒我一直是倒着放的。"于是在' 要得要得，硬是有 川 味儿 "声中顷刻消灭一盘，又夹一盘。饭后我把圆食盒移到西窗窗台，小浣熊踏雪隔窗探视，以为我要喂它。我摇摇手："你吃不惯噢。"

一盒很快吃完，我们去了趟纽约隔天回来，冰箱里的泡菜正好熟透，又吃了两回就把它忘了。一日四妹说："晚上有几位朋友来吃饭，他们一定爱吃泡菜。"我忙取出，见泡菜卤已有些浑浊了，就说："不能生吃了，洗净了，切些肉片炒来吃更加要得，再加几丝干红椒，少放油。我常常成心把泡菜腌老了炒着吃，尤其给老人不给吃生的。"这晚，佳肴丰盛，而长桌两头两盘肉片炒泡菜见底，牵动海外游子几多思乡之情。

之后我去了孙家。搬家后费教授发现自己又怀孕了，害喜什么也不想吃。我在孙家吃过早中晚三顿饭之后，对孙教授的烹饪水平有数了。对冰箱里、储藏室里都有什么也有数了。我宣布："明天起，除了小凯文的伙食他妈妈管，家里早中晚饭菜我全包。"

孙惊喜“:宗英老师你不是说家务事一个小指头的忙也帮不上吗 ?”我答“:比较出灵感。再说非常时期,给小费换换口味开开胃。”

如此我轻轻松松上阵,换着花样排食谱,还没耽误我跟着教授去图书馆、博物馆、校园、课堂、购物、聊天……眼见小费饮食正常面色光润起来，也到了我飞返加州的日子。准备上路前我又做了盒泡菜,关照孕妇少吃别吃腌菜,只聊备待客一番。在机场分手时我笑说“:如果我不是宗英老师你们会考虑雇我当临时管家吧 ?他们说“:那怎么敢想 我们已经很感激了。’我白吃白住白玩一趟，兜着盛情和自我得意返回儿子家，当即谨慎小心烧焦一锅夹生饭——复原成笨老太。

灵感跑了。

致季羡林先生

季先生：

喜得《赠宗英兄妹》，吓得我连字也不会写、话也不会说了。思忖来（两昼夜中得以思忖之分秒）思忖去，是老哥哥逗我小妹子乐哩！在勉励学生哩！只因宗江、宗淮、宗洛都上过燕京，所以当时燕大的许多教授也都视我若小妹，若学生，外界也常把我当燕大的，“文革”中不少外调调我关于燕大某某某、某某情况。唉，从报上得见美国有的大学接受老年人进正规大学，如果北大也与国际接轨，我一定报名入学受教。我有许多奇奇怪怪的问题要问诸多学科博士生导师，我的奇奇怪怪的比白丁还白丁的问题，常把大学问家问得一愣一愣，例如：燕子飞行的秒速？静止风究竟动不动？如何测得？一动也不动的风能持续多久？几级风对什么硬度的山石破坏程度可以计量吗？印度生物药的历史有译本吗？有英文本吗？印度文化与藏文化的交流史始于什么年代？能找到印度以本草土方治病的谚语吗？……哈哈哈哈。我在美国波士顿的塔夫斯大学听中国籍教授用英文讲印度戏剧史（两课

时），教授问及《沙恭达罗》，正规洋学生答不出，我瞎答答对了，因为看过您的译本，挺有缘分的吧。

我每当学习(“每当”不准确,其实人是时时刻刻面对要学的事与物),常常想到我女儿5岁的小样儿，于是我就不怕问、不怕说、不怕写了。果若略有半合小才，与这小故事相关，待我细细道来：

小女橘橘5岁时，我接到全国妇联通知来京开执委会，通知的表格上有这样的栏目：是否带小孩？保姆是否随来？我觉得挺新鲜，就带着橘橘上京了（开会时，橘橘可以自己在屋里玩，也可以自己跟服务员、警卫员嬉耍）。哪知火车刚从上海站出发不久，她看到郊区的水渠就嚷了起来：“妈妈你看大河哟!”过江时,橘橘又嚷嚷“:妈妈好大的海哟!”进入北方见到小毛驴高兴得“:妈妈大马大马!”[3]……会议休息时,我带她去陶然亭(离她小舅家近,还很荒凉),她看见湖水,奔跑着要往没设栏杆的湖水大踏步走进去，全然不知什么叫害怕。只在逛动物园时，绕过一座山头她忽然扑在我怀里：“老虎！老虎!!”我拍着她“:别怕,那是标本,是死了的老虎做成的标本,让小孩和老虎一起拍照的。”我领着她,她紧偎着我往前蹭,到了老虎身边我拉着她小手让她摸摸老虎的毛，她半闭着眼摸了摸怯怯地笑了！记得还让公园里的摄影师给她和老虎单独拍了张照片，咔哒过后，她还是赶快偎到我怀里，一步三回头地走了。可惜我们家在浩劫中连孩子的照片……反正这张照片已找不到了。女儿也早早地离家“一片红”，早早地见多识广了。我心疼这一代儿童的过于早熟，珍惜普天下儿童的不成熟期；并借来女儿的童心藏在心底，借来女儿大踏步向水里

走去的勇气，面对呈现在我面前的知与未知。

这就是小半合的秘密,望

季先生点金

宗英

1998 年 11 月 14 日上午

又 我有两哥、两姐、两弟,哪天我找一张‘七朵花’照片给您。



黄氏“七朵花”（前排左起：宗英、瑞华、燕玉，后排左起：宗洛、宗江、宗淮、宗汉）

天空没有云

天空没有云
当孩子们不再知道什么是云时
天不成为天
地不成为地

在沙漠的包围中

我伫立在活化了的沙丘旁。一座座沙丘裸露着浑圆的肩膊，漫裹着精细筛过的薄薄的沙斗篷，向着两千多岁的汉代长城游移过来。塞风咆哮着，我听得见古长城在喘息、在咳呛、在哀叹、在挣扎。古长城在给公路、铁道、水库、机场让路时，他默默忍受了时代的折磨；可他实在不甘心把地盘让给沙丘、戈壁、盐壳、荒漠；那怎么对得起城边地下代代亡魂？！他疲惫地挺着已折骨凌迟的脊梁。

民勤县在甘肃的东北部。从地图上看，这个县坐落在沙漠标记的麻麻点点的空隙里。腾格里沙漠、巴旦吉林沙漠就像围棋盘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